

## An excerpt from 《误译》

农历七月，丧礼，母亲的。来的人不少，她认识的却不多。一些是母亲的老朋友，以前经常来找母亲串门，专讲些街坊的八卦。她看着她们的大嘴不停张合，仿佛是在用串门的方式替母亲写一篇最亲切的行状。灵柩前另一位脸孔较陌生的，上香过后哭得有点激动，大把鼻涕大把眼泪的，哭得比她更像是母亲的女儿。她别过头，却望见角落里的另一个中年妇人。那是她以前的华文补习老师。她没有上前打招呼，倒也不是怀有什么怨气，而是她连老师姓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开口也不知要说什么好。她有多久没跟母亲讲话，就有多久没说华语了。“母语”一词，放在她身上倒是熨帖的讽刺。

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纷纷上来慰问，说的都是华语。拖出那几句尚未退化殆尽的客套话来招架，依旧左支右绌。呆不下去了，不一会儿便装累，躲回母亲留下的那小房间里。

母亲临终前睡的床竟然还在。母亲向来迷信，如果她还在的话，估计很快就会把这床给烧了。她以为自己是百无禁忌的，但坐上床之前毕竟还是犹豫了几秒。或许是真的累了，她一闭眼就又见到了她的华文老师。

老师坐在书桌前，依旧是当年的慈眉善目。桌上一本厚厚的书，封面印着四个大字。唐——诗——选——集。她竟然每个字都认得。妈妈呢？她急忙四处张望。妈妈读书没很好，但华文还是不错的，只是每次母女书桌前一坐下来，总没办法和气收场。听信古人“易子而教”的说法，便请了好友来帮女儿补习。